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續濟公傳  
第一一〇回 看說帖寇偵論回鑾 登御座濟公顯神通

話說皇上見大眾提起說帖，因而觸動濟公出宮時也丟了一個說帖，叫我危急之際開看，故此猛然吃驚。幸喜這說帖，皇上記得還收在玉帶夾縫裡面，順手便將玉帶解開，從內取出，由頭至尾看了一遍，不覺心中大喜。又將寇幘、趙公勝召至近前，一同來看。但見上面寫著道：「迅雷風雨到湖西，一路驚慌總不提。當境正欣聯虎豹，回鑾即早掃鯨鯢。及泉入隧宜全孝，焚凜捐階豈足奇。孝友由來稱聖主，休教骨肉苦流離。」趙公勝雖識得幾個字，卻不解詩中用意。寇偵道：「照詩句看來，明日即著趙將軍整頓軍馬，及早回鑾，諒朝中無甚變動。但太后、五賢王，聖惜以鄭莊公、虞舜帝二人故事勸解，陛下卻宜謹遵聖僧保全骨肉之意才好。」皇上道：「朕之母弟，盡屬慈愛，此朕素所深信。就今日之禍，必非出自二人本心。總因徐天化父子擅作威福，加之周選侍這賤婢蠱惑所致。朕回鑾之後，自當照聖僧詩句辦理便了。」當下看過說帖，皇上、太子御膳已畢，大眾也便散座。今夜皇上、太子就在湖西營且宿一宵，暫且按下不提。卻說慈寧宮自從楊魁將皇上、太子救出之後，太后、五賢王直嚇得不知怎樣辦法，徐天化走至御座旁邊，看見徐森、徐鑫已中毒身死，氣得如呆子一般。徐焱心中亦暗暗愁苦，但事到其間，騎虎難下，因按劍說道：「列位大人，請從權計議。皇上、太子均皆逃散，國家不可一日無君，可否暫請太后垂簾，五賢王護國，列位以為如何？」可憐宋朝此時這班臣子，皆是昏懦無用，見徐焱這樣說法，心內想道：皇上、太子雖然逃出，尚不知死活存亡，而且兵權此刻在徐家手中，諒情瞞他不過。均齊聲應道：「某等唯命是聽，只須太后作主便了。」話言才了，內中急壞了一位現任兵部郎中，忙走至殿前，指著徐焱大罵道：「無知豎子，膽敢主持國家大事！即此輕舉妄動，兩兄橫死，就該自知懺悔，胡乃仍出妄言？我孔式儀自恨力薄，不能手戮奸黨，肅清君側，以泄吾憤。」說著，便將就近席上的酒壺抓起，直向徐焱打去，徐焱連忙讓過。卻說徐天化初則驚慌無措，繼聽徐焱一番言詞，覺得頗得機竅。正要就此從憑太后降旨，忽見孔式儀出席與徐焱犯難，勃然大怒，說道：「家將安在？代我將這廝拿下看管，候明早新君登殿發落。」可笑這些家將，真正是抱不過冬瓜抱瓠子，先前楊魁縱橫出入，看見那柄錘，嚇得東奔西走，屁滾尿流；此時教他來拿孔式儀，便一個個雄勢陡陡的走近兩人，一把便將孔郎中拖出，就向對面戲台上一扣。頓時徐天化又大聲喝道：「列位如有異見，及早說明，老夫不能勉強。」說了幾句，下面無一人開口。

徐焱知大事已定。又說道：「列位，既蒙應允，今夜且不必出宮。此時約已有三更一點，片刻新君登殿，俟朝賀之後，方許各散。」大眾只得唯唯從命，徐焱又向徐天化道：「請問父親，進宮時曾否帶得兵符？」天化道：「我囑汝母子帶來，大約還在身畔呢。」徐焱也不管哥哥死得淒慘，走至徐森屍前。見徐森伏在地下，他使用腳踢了一翻，解開胸前衣服，搜出兵符，並喚家將數人說道：「你等星夜持此兵符，到左營飭副將朱猛，帶兵五百名守內城北門；到右營飭副將胡成，帶兵五百名守內城南門；到前營飭副將王德，帶兵五百名守內城東門；到後營飭副將周茂，帶兵五百名守內城西門；到中營飭總統哈克達，帶一千兵，在內城四面接應。均限四更一點，一律進城，將四門緊閉，不可有誤。」家將領命，分頭傳調兵將，不在話下。又喚過幾名家將說道：「你等將殿前兩具屍骸，移至聞靜處所，著兩人看守，候天明棺殮。頃刻為太后垂簾、新君即位的吉辰，不便留在宮內。」大眾一聲答應，就同拖死狗一般，兩個抬一個，將徐森、徐鑫二人死屍抬出。徐天化望見；也覺些淒慘，不免落了幾點眼淚。徐焱怒道：「父親要哭，待明日大事辦定，家去慢慢的哭。此時還是理事，還是鬧喪？你老人家偌大年紀，也覺太無主見了。」

徐天化被徐焱一頓收拾，真個啞口無言，只得拭拭淚眼，歎了一口怨氣，向簾外皇太子座位上坐定，對太后問道：「請問姊姊後，適才徐焱的一切調度，姊姊以為然嗎？」太后道：「事到其間，也只得如此辦理了。但是調兵守城，不知徐焱是何意見？」徐天化道：「姊姊，此言何容動問，他父子既然逃走，難道還容他歸國不成？」五賢王道：「國舅意見，原是不錯。但我此時細想，苟或皇上經此大亂，仍未喪命，顯係上蒼保佑，恐我等逆天行事，終難成功。所幸我雖即位，不過護國，倘皇上有時回鑾，還是讓位為是。」徐天化聽完，哈哈笑道：「我不料五賢王此刻怎麼忽然的同孩子一般？我請問你，你可以讓位給他，他果可肯讓位給你嗎？周朝成王是個聖人，管、蔡之叛，是要殺死你的。這句話說得倒很有趣呢！」說著，徐天化忽然作吃驚之狀，又對徐焱道：「哎呀，有一件事，你我少照應了。」徐焱道：「父親不必吃驚，大約沒一件事，孩兒不曾佈置周密。父親所驚慌，孩兒已能料定，莫非因為昭陽宮及西宮兩處嗎？」徐天化道：「是的。」徐焱道：「如到此時查點，多分防備不及了。不瞞父親說，孩兒已久經每處派了□名家將看守去了，還待你此時才說呢！但是頃刻坐朝，有一件事不可忘卻，刑部尚書寇偵那廝，既不入宮朝賀太后萬壽，至於新君坐朝，他一定是不肯來的了。」說著，便望著五賢王道：「這人最為可惡，請陛下坐朝時，即下一道聖旨，派四名侍衛，先將這人拿問，以警其餘，最為要緊。」五賢王道：「我嘗聞此人頗有名譽，就將他治罪，人心不甚願服罷。」徐焱道：「陛下錯矣，今日世界，只要有威力，總不愁人不服。要是處處天公地道，反轉是人就來欺你了。還有一事，湖西營趙公勝那廝，雖在臣父轄下，亦屬萬分倔強，也須降旨撤參了，著人替代，方為周妥。否則要是皇上同太子投到他處，同他合手，著實有點難制呢！」

徐焱正同五賢王議論一切，忽聽宮牆之外，雞子已啼了數聲；再一細聽，更樓上正敲四更一點，又見傳調兵將的家將，已經走回，將兵符繳上。說道：「各處兵將，均已進城，四門均已兵保守了。」徐天化聽說，忙走至太后簾前，低聲說道：「天光已四更一點了，就請派本宮太監傳旨臨朝便了。」太后忙傳旨道：「本宮太監，均著近前聽旨。」太后說著，又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「此時如蘇同、張祿在此聽差，這才最好的呢。」說著，又對五賢王及大眾臣子高聲道：「各卿及我兒看了，昏君他是何等忤逆：我宮中好好的兩名太監，他不合適，他就要硬說他有罪，至今送到刑部一連辦的怎樣罪過，都不曾給我一個信息。無論他身為天子，治理天下，就是鄉下愚民，也不應如此忤逆。常言道：『萬惡淫為首，百善孝為先。』想這不孝子，今日就便逃出，諒必天地不容。」正說之際，只見慈寧宮三□幾名太監，一個個皆上前聽旨。太后道：「皇上昨日已懼罪逃走，今天五賢王新君即位，孤家也一同垂簾聽政。汝等快傳旨出去，今日在正大光明殿坐朝，著值殿各役敲鐘傳班，並在光明殿中垂下珠簾，並趕緊將龍鳳兩輦配好，立即回奏，孤家即同五賢王新君臨朝，不可遲誤。」太監等說了一聲「領旨」，當即出外各辦各事。

太后正坐在殿上守候太監回旨，忽見殿外隱隱有和尚從殿前走過，身上邋裡邋遏，就同濟顛僧容貌相差不多，心中好生疑惑。過了一刻，又覺那和尚從殿前又走過。此時卻喜一眾太監，紛紛繳旨覆命，有的說，正大光明殿珠簾已垂好了；有的說，傳班鐘已敲過了；有的說，龍鳳輦已配了。太后一一聽畢，忙問道：「孤家問你們，前次看病的那個濟顛和尚，現在還住在淥漪亭嗎？」大眾太監均回道：「那和尚不住在此，久已走了。」太后愣了半晌，又問道：「你等適才出入，可曾看見一個邋裡邋遏和尚，走殿前轉了兩轉嗎？」太監等回道：「奴婢等實不曾看見。」太后道：「這又奇了，難道孤家的眼花不成？」吩咐：「排駕登殿。」說著，便起身出座，五賢王也起身隨行，徐國舅、徐焱二人按劍緊隨，以防不測。一眾大臣真個默默的坐了一夜，此時聞得上朝，有的腿子都要坐麻了，用手揉著，跟隨出殿。太后同五賢王殿前上輦，前面一副朝燈鑾駕，更見有兩個太監，打著兩盞宮燈，但見兩副金瓜月斧，耀武揚威。警衛侍衛、駕前喊了幾聲，龍鳳兩輦正向宮門進發，忽聽宮外一片人聲。徐國舅這一嚇，非同小可，忙止住聖駕，同徐焱搶步出宮查點。原來非因別故，是九門提督宮門口紮下的一座營盤，內中人聲嘈雜。

看官，你道這營盤裡因何這樣嘈雜的呢？這位九門提督，姓武名金榜，是個侍衛出身。其人粗魯異常，已七□餘歲，因南渡保駕有功，記名提督，仍在侍衛上行走。皇上見他苦差多年，年已衰老，又知他無大才幹，不堪外任，夏間九門提督丁人傑出缺，就將他補了斯缺。慈寧宮萬壽，應帶一棚人，宮外紮營，均是例行公事。晚間內殿開席，太后照例也恩賞了一桌席。另外三軍犒賞的牛酒，送到營內，大眾皆歡呼暢飲，一個個並主將皆有了八九分酒意，卻被蘇蓮芳用悶香悶住。到得金雞報曉，武金榜他先醒轉，

見大眾兵丁橫七豎八的倒了滿地，如死人一般，心中不解何故，連忙走至營外，正巧遇著一名宮監，手中提著宮燈遠遠而來。武金榜忙迎上一揖，問道：「爺爺今夜宮內諒情安靜，沒有出什麼事罷？」那太監望他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一點事兒都沒有的，總是你武老兒防護得好，只有皇上、太子被強盜兒劫去了，其餘並沒有啥事。」武金榜一聽，簡直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初則還不相信，後又問了兩名太監，皆是一樣說法。心中一想：皆是這班兵丁睡著誤事。氣衝衝的進營，取了一根馬鞭，向睡著的各兵，一溜煙抽上前去。大眾痛得怪喊，到得徐國舅查點，正在拔隊出宮。

徐國舅因有要事在心，也不加細為查察，轉身到輦前稟了一聲，說：「宮外九門提督技隊出宮，所以人聲鼎沸，以外並無他變，就請起駕罷。」當下兩宮御駕出了宮，直向正大光明殿而來。到了殿前，各大臣搶步上殿，各歸班次。太后、五賢王出輦，徐焱先保著太后登了簾內的寶座，徐國舅保著五賢王，仍照登殿侍立。直聽徐焱宣旨：「皇上無道，業已放逐。但國家不可無君，聯今不憚辛勤，垂簾聽政。命爾五賢王趙欣權護帝柩，勿負朕意。欽此。」五賢王聽畢，故意跪下謙讓了數句，然後叩恩，站起。走至御案，將登龍座，忽見御座上坐了一位金甲神人，睜圓二目。國舅、五賢王嚇得汗毛直豎，眼睛一花，一跟斗撲通栽倒。剛巧五賢王先行栽下，徐國舅就向他身上一伏，如同相打一般。不知這位金甲神因何顯靈，且聽下回分解。第一一一回 雷陳同守湖西營 哈周雙戰趙公勝